



刻歷代小史序

中丞趙公刻歷代野史委序于不佞不佞
授而卒業侍御李公所集也仰而嘆曰
世自洪荒以逮

昭代正史赫赫矣茲編百有餘家讀之
亶而不厭假令出諸一人之手上下數
千載間不尤快乎然首白可期汗青無



日昔人已痛之矣仲尼志在春秋而幸
史之闕文也豈非載筆之難與夫珍裘
以衆腋成温也大夏以群才合構也立
明立傳廣包諸國所稱周志晉乘鄭書
楚杙聚而會之混成一錄子長作記允
孫群書所引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
秋皆當時雅言事無邪辟即兩家號良

史何常尋憑魯國方策之遺止紬石室
金匱之藏而不謀諸野哉後若南董之
直書不辟強御常崔之奮筆無所阿容
庶幾哉左馬矣間有論一政而胡越相
懸叙一時而參商是隔者彼陳壽志三
國索米千斛賈緯修晉書誣銀八千鎰
皆正史也其曲如此其實往往見于它

錄故虞初稗官之談山林澤藪之論淑
以昭勸懲以示懲有足多焉况諸家之
表表者乎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者遠
不出戶庭而窮覽者富矣二公嘉惠之
功其在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乎唐
劉子玄作史通言文章興廢時命所關
乃諸家之遇二公奇邁矣又言後之為

野史者虛加練飾輕事彫彩體或兼乎
賦頌詞有類于俳優譬烏孫造室雜漢
儀耳敢謂茲編之盡無哉此讀小史者
所當知也

沔陽陳文燭撰

歷代小史目錄

一卷

路史

二卷

拾遺記

三卷

西京記

四卷

漢武故事

五卷

世說新語

六卷

海山記

七卷

開河記

八卷

迷樓記

九卷

隋遺記

十卷

隋唐嘉語

十一卷

唐語林

十二卷

翰林志

十三卷

松窓雜錄

十四卷

柳氏舊聞

十五卷

朝野僉載

十六卷

卓異記

十七卷

開天傳信記

十八卷

開元天寶遺事

十九卷

江行雜錄

二十卷

中朝故事



二十一卷 龍城錄

二十二卷 避暑漫抄

二十三卷 幽閒鼓吹

二十四卷 北夢瑣言

二十五卷 杜陽雜編

二十六卷 集異記

二十七卷 鄴侯外傳

二十八卷 楚新語

二十九卷 江南別錄

三十卷 默記

三十一卷 蜀檣杭

三十二卷 貽謀錄

三十三卷 孫公談圃

三十四卷 聞見雜錄

三十五卷 行營雜錄

三十六卷 鐵圍叢談

三十七卷 高齋漫錄

三十八卷 談淵

三十九卷 春明退朝錄

四十卷 玉堂雜記

四十一卷 錢氏私志

四十二卷 桐陰舊話

四十三卷 揮塵錄

四十四卷 王氏揮塵錄

四十五卷 晉公談錄

四十六卷 王文正筆錄

四十七卷 貴耳集

四十八卷 古杭集記

四十九卷 國老談苑

五十卷 清夜錄

五十一卷 宣政雜錄

五十二卷 良岳錄

五十三卷 閒燕常談

五十四卷 退齋筆錄

五十五卷 避戎嘉話

五十六卷 朝野僉言

五十七卷 朝野遺記

五十八卷 白懶髓

五十九卷 齊東野語

六十卷 程史

六十一卷 遼志

六十二卷 金志

六十三卷 松漠紀聞

六十四卷 北轅錄

六十五卷 蒙鞞備錄

六十六卷 北邊備對

六十七卷 西使記

六十八卷 自警編

六十九卷 厚德錄

七十卷 韓忠獻遺事

七十一卷 王文正遺事

七十二卷 寇萊公遺事

七十三卷 南村輟耕錄

七十四卷 遂昌宋樵雜錄

七十五卷 東園友聞

七十六卷 廣客談

七十七卷 稗史集傳

七十八卷 剪勝野聞

七十九卷 野記

八十卷 平夏錄

八十一卷 清溪暇筆

八十二卷 瑯琊漫抄

八十三卷 病逸漫記

八十四卷 震澤紀聞

八十五卷 自明紀畧

八十六卷 北征先後錄

八十七卷 北征記

八十八卷 西征石城記

八十九卷 興復哈密記

九十卷 復辟錄

九十一卷 可齋雜記

九十二卷 否泰錄

九十三卷 瑣綴錄

九十四卷 古襍雜錄

九十五卷 兩湖塵談錄

九十六卷 復齋日記

九十七卷 繼世紀聞

九十八卷 江海臧渠記

九十九卷 損齋備忘錄

一百卷 靖難功臣錄

一百一卷 備遺錄

一百二卷 差槎勝覽

一百三卷 真蠟風土記

一百四卷 炎徼紀聞

一百五卷 滇載記

歷代小史卷之一

路史

初三皇紀

事有不可盡究物有不可臆言衆人疑之聖人之所稽也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老氏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溘者遂有天地權輿之
 說夫太極者太一也是為太易列圜寇曰有形生於無形天地之
 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與形質具而未離曰渾淪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
 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究也九變復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盧陵羅泌誤



遠人目
具心服

輕而騫者為天濁重而墜者為地冲粹而生者為人天地網緼
物化醇男女會精萬物化生而庶彙繁矣雖然治故荒忽井魚聽
近非所詳言而往昔載謀又顛不融正閏五德終始之傳乃謂天
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為之治繼之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在
洞神部又有所謂初三皇君而以此為中三皇蓋難得而稽据然
既揄之矣此予之所以旁搜旅撫紀三靈而復著夫三皇也渾敦
氏之世但聞罕漫而不昭晰有不得而云矣王充曰古之水火今
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
古繇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事可知者聖賢所
共知也不可不知者雖聖人不能知也

中三皇紀

天皇氏

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粵有天皇是曰天靈望獲強尊頡贏三舌驪首
鱗身碧盧禿髻首出庶物君有五期寔司元化歲紀攝提斟元陣
樞以立易威秉錄司契無文不懷乾曜迨元像符合氣亭毒萬有
風行焱逝靈書八會自然洞神玉券十華人風真淳體真得極提
名旋復無門無旁神運四奧被迹無外無執之陵三輔九翌為世
億齡

地皇氏

天皇氏逸地皇氏作出於雄耳龍門之岳鏗名岳姓馬蹠收首十一
龍君迭辟繼道主治荒極雲章載持逮天協德與地侷賞太始之
元上成正一不生不化覆却萬物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游

唯庸有光。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爰定三辰。是分宵晝。魄死魂生。式殷月候。諸治徑易。火紀周正。草榮木替。亦號萬齡。

伯陽父曰。泰古二皇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友。是故能天運地帶。而輪轉無廢。水流不止。而與萬物相終始。然不曰三皇者。豈非泰皇之世人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故退首乎十紀。而不遂與二靈參邪。予故從之。別紀二靈。而返泰皇氏於九頭紀。

九頭紀

泰皇氏

地皇氏逸于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胡兆龍軀。驤首達腋。中刑

馬山提地之國。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為九州。謂之九圍。別居一方。因是區理。是以後世謂居方氏。太平元正。肇出中區。駕六提羽。乘雲祇車。制其八土。為人立命。守一得妙。人氣自正。爰役風雨。以御六氣。昭明神靈。光際無臬。挺桐萬物。無門無毒。以叶言教。為天下谷。迪出谷口。還乘清冥。覆露六幕。罔不承命。道襄高厚。何德之僭。其所付異。與人天參。離良是仇。有佐無位。主不虛王。臣不屬貴。政教君臣。所自起也。飲食男女。所自始也。當是之時。天下思服。日出而作。日內而息。無所用已。頽然迄終。為世之日。兩皇並隆。有天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婦。有夫婦則有父子。有君臣道也。昔者太極泮而渾敦氏職焉。渾敦氏逸而有初三皇。君三皇射而二靈作。二靈後乃有十紀。其六在鉅

泰皇氏逸于有人皇
九男相像其身九章
胡兆龍軀驤首達腋
中刑

靈氏之前百七十有八姓其四在鉅靈氏之後三紀五十二姓而疏佐之紀自黃帝始其歲之遠近置而勿論可也略條刺于右端其一曰九頭是為一姓紀則秦皇氏紀也五龍二是謂五姓紀治在五方司五類布山岳方是時也世亟巢穴日月貞明蓋龍德而正中者也漢世祠之膚施攝提三是謂五十九姓紀太史公言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興是也謂六十四氏蓋併五姓而言而所謂三皇者乃合維之三姓也在漢皆餽合鉅靈是謂三姓紀教人穴居乘蜚鹿以理連通五

是謂六姓紀乘蜚麟以理紀命六是謂四姓紀駕六龍而治

右古六紀在鉅靈氏前
循蜚七是謂二十一姓紀自鉅靈氏而下紀也因提八如辰於

氏之衣皮有巢氏之編董遂人氏之出穴皆因其變而舉之也禪通九是謂十有八姓紀史皇氏之通封禪者十有八姓也疏佐十自黃帝氏而紀自秦氏沒而嘗無君矣其亏民也聚生羣處無君規之具仁義禮智之所不用也施報往來之所不行也其有君者五紀予不知幾氏矣司馬貞曰九紀之間豈惟數千百載三二十皇而已哉而莊周之說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甫者蓋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整堦者千八百餘所然則宇宙之端握符登紀為萬物之主者可勝記邪予讀易大傳而知天地之有初嘗于僻邑荒村恍見大古之俗顧豈俟身親而後信哉昔者成湯之間夏棘曰古初有物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鳥得物使後之人而謂今之無物可乎冉求亦問於仲尼曰未有天

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吾昭然而今眴然何也
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眴然又且為不神者求也祗禰
新襲虬蝨生之州沼創出蟲魚產之一氣之易萬物自見故雖
天地必有初也而况於人乎兩間之物彼亦一無窮此亦一無
窮豈以不接而遽蔑斷之哉茲固存而不論、

循蜚紀

鉅靈氏

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揜大象持化權乘太極而蹠灑淑立乎無間行
乎無窮揣丸變化而與物相斲鍛出於汾隄揮五丁之士驅陰曷
及山川正流僉生神化大凝惟無恒處或云治蜀蓋以其迹躔馬
予既得丹壺名山之記又得呂梁碑獲逆帝王之世乃知天未

喪斯文也丹壺書云皇次四世蜀山冠嵬六世渾敦七世秉川
十七世皇覃七世啓統三世古夷四世九渠一世徐韋四世大
巢二世豕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為因提之紀倉
頡一世栢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禹連十一
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廬五世祝融二世易英九
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限六世凡八十有八世是
為禪通之紀可謂備矣而又有鉅靈氏自彊氏自彊而下次
譙明氏次涿光氏以次至次民氏如下所叙總曰循蜚紀有號
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而乃有
盤古氏基之渾沌之說其言渾沌之初所謂上無復色下無復
淵為說甚繁非足貽訓故絀焉自無懷序所叙與名山記大同

此予之史篇所取獻者也鉅靈之號此世所聞焉者也遁甲開
山圖云鉅靈與元氣齊生惟始氣之先者又曰鉅靈胡者備得
神元之道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豈非鶻冠乎之所謂尸氣
皇者邪予得是書乃更爲之不疑也然上之五紀卒寂寥而無
詔系不得而綴矣茲亦可謂富也謹闕之以俟

句彊氏

譙胡氏

涿光氏

伯益之書有譙明之山涿光之山而俱載於北經譙明涿光信
其爲繼治者乃知遠古之事非必無傳特恨幽介弗之究余予
觀於經而信二書之足徵也

鈎陣氏

黃神氏

黃神氏或曰黃林黃頭大腹出天參政無易天生無散大璞按圖
正端是致天極三百四十歲狷神次之號曰黃神

巨神氏

人皇氏沒巨神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蜚羊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
犁靈氏

東荒經有犁靈之尸犁靈氏之尸也以不壞

於予之路史亦異矣心孔聖之未嘗言者予皆極言之矣予非
好爲異也非過於聖人也夫以周秦而下訖于今耳之所納目
之所接其駭於聽熒者夥矣况神聖之寧心之莫旣者邪是藉

舜崇仁義六經論語其理備矣顧且言之吾見焦唇乾舌而聽之者愈悠悠也是故伯周之徒罵以作之意以起之而後先王之道以益嚴然則予之所撫正亦不得而不異余予悲夫習常既正與夫氛氛日趨於奇者之不可以虛言格也於是引其曠而景者著之此亦韓將軍學兵法之義而蕭相國作未央宮之意也雖然詆詭亂惑猶弗薦焉覽者知夫讓王胠匭漁父說劍之惜則吾知免矣

大魏氏

大魏氏見於南密或曰秦塊昔者黃帝訪秦塊於具茨一曰大魏蓋設於無垓址之宇而臺簡以游秦清者後有魏氏大魏氏、鬼魏氏

駒魏氏後有嵬氏饒氏攘氏刹氏鬼魏氏

奔茲氏

泰逢氏

和山者寔為河之九都古神泰逢司之於蒼山之陽出入有光泰逢氏之神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昔者嘗我請問鬼神之名字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故無鬼神則鬼神之名不立矣柰何季路之間事鬼則曰未能事人既問死則曰未知生說者徃徃以生死鬼神為性命道德外事有不可以致詰而子路未可與言故夫子不與之言夫若是則夫子既不誠於人之子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蓋也鬼神生死人事之

大奚為而不語邪。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矣。生死者
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亦豈
復外乎。雖然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為徒
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開閉之不謹。而好惡之偏。適從而蔽
之也。古之聖人。惟其然也。是故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
之竇而不閉天之竇。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勝。
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盛。陰濁盛故物欲行。識性用則
歸于神物。欲行則歸于鬼。歸于神者與天為徒。歸于鬼者與物
為徒。亦天地之理也。今夫天陽而地陰。魂陽而魄陰。是故智氣
歸天而體魄則歸地。神陽而鬼陰。君子陽而小人陰。是故正直
為神而儉險則為鬼。德陽而欲陰。男陽而女陰。是故德盛成男。

欲盛成女。禽陽而獸陰。老陽而釋陰。是故釋誤多毛。老誤多羽。
君子於此其可不悲又悲。而自慎於鬼物之區哉。

冉相氏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曰與物化者
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真人。

中之為道。帝王之心。即治天下之正道。而聖人所以示入德之
大方也。自成世以來。未有不本是以為政。而能馴致於太治者。
蓋中也者。極之則世人之日月質的也。衆見之所宗。萬手之所
會理之至義。之盡配天地而不可以復進。是故道得之而為太
一天得之而為天一。帝得之而為帝一。帝一者立乎環中。渾兮
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而茫兮無所終窮。自伏羲氏以之。

傳炎帝氏以之傳黃帝氏以之傳舜帝氏以之傳禹無異語也降及湯文伊尹周公而中之所以為變者盡矣春秋之世惟皇不極而厥庶民亦失其所以保極之道以故上慢下暴王室如燬數百千年而不之復則極之不建其禍正如此也嗟乎勗謨範中極之說備矣此家所有也大易之書明言中者五十有五所不言者否剝屯頤咸革賁遯明夷也卦而已內之中六十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動罔不吉失其中動罔不凶是故否剝之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三不免乎凶惟其中之不可失也雖然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自漢諸儒取過不及之說類之孔伋之書世遂泥於過與不及之中求之亡其統矣夫君子之於中無過也有不及而已致廣大極高明

夫孰得而過邪冉相之道茲其所以寂寥希闕而不繼之豈不愬歟聖人人倫之至者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盡倫盡制豈過不及之云乎而彼儉者附誠明假權變繳繞以嚮以網其姻而濟其姦豈惟無忌憚哉其不至於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已矣此予之所以贊冉相氏而為中庸泚也

蓋盈氏

若水之間禹中之地有蓋盈之丘蓋盈氏之虛也

大敦氏

雲陽氏

雲陽氏是為陽帝蓋處于沙亦著其泉以故黃帝以來大祀于其泉云丹徒絳北者非也

遁甲經云沙土之福雲陽氏之虛也可以長往可以隱處雲陽之山在衡山之陽只今茶陵之雲陽山也予游衡湘道其麓見山川之靈秀土膏水沉徬徨不忍去亦意嘗有異人者自之西首山阜麗倚皆西面而北上朝衡領矣然攷之皇甫紀實為少昊之封雲陽氏之蹤固在甘泉甘泉之山本曰雲陽以故黃帝以來每大祀于甘泉則長沙之地其亦為始封乎雖然丹陽曲阿亦秦世之雲陽領也吳地記錄曲阿正秦代之雲陽領太史時言東南有天子氣在雲陽間秦人於是發楮徒三千鑿雲陽之北岡曲之因曰曲阿則今之丹徒也昔吳岑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車間而陳勳屯田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則今之破岡瀆也故杜佑以丹陽為古雲陽而學道傳謂是茅山若絳

北之陽石者非其止至載言之流以為僊者蓋知其異也

巫常氏

泰壹氏

泰壹氏是為皇人開圖擬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是故九皇傳授以索其自然之所生復自然之解與天地之所始昔者神農嘗受事于泰壹小子而黃帝老子皆受要於泰壹元君蓋范無形嘗無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者有兵法雜于陰陽雲氣黃治及泰壹之書兵法雲氣書傳間出而黃治雜于漢後不復見其書言黃帝謁娥眉見天真皇人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為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朗抗乎古之聖人蓋三辰立畧景封域以判邦國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

歲道執以衛衆交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失治亂有運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類氣浮于上而精氣萃于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為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養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繇義以出信仗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以輔道迪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以恢行勤行以典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一德成德以叙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亦治萬物自亦得神志不勞而真一定矣予以最余之身而百夫之所為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庚生殺失寒暑之宜動靜疾剛柔之節而貪欺終無所用無乃已浮乎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

其為教也至矣水火大淵之事其所言哉

予所叙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以稽矣計其年皆不彊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真人壽蔽天地蓋天真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人而已蓋乘間維而基七衡陵罔閭而隘八落者也又曰後世有聖人者形體不蔽精神不越亦可以齡逾數百雖有脩縮之不齊亦時與數當然亦未有不死者釋氏有所謂無常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此言雖陋以台觀之物莫不有數有數故雖天地莫能逃山亡川邑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厓險著蟠羸之甲晉殿破楹昆明劫灰則所謂地屢敗矣土石自天星碩如雨或夜明逾晝或越裂地則天有時而毀矣

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于熄矣宛首亦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而况於人乎柰何封君世辟不知乎此蔽於方士之言以求不死不死邈然而小者亂貽天下大者喪身失國不可勝數矣稽之其徒初無是說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疾崩葬橋山莊周言老子之死茶佚弔之三號而出而師曠亦謂周太子面色赤不壽後三年而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是老子初無青鹿上陞之事黃帝初無蒼龍高蹈之言而子晉初無綵鳳空騫之語皆方士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亦自其教之害焉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固有終變僊佺千歲老彭七百亦必死而已矣而荒君亂主方僕僕信事之以至於敗亂而終不悔豈不懷哉昔班

生謂道家本出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以自守清虛以自持君人南面之術而老君亦令寇謙盡去三張偽法益氣穢事謂大道清虛顯以禮度為首豈有茲事竊究其要與世禮正詡翊而尤以信行為輓輒初無不死之言予貢有云死生有命而孔子亦曰衆生必死自古皆有死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斯言為不可信予悲夫世主之甘心於其聾聵而不悟也故博觀死生之際而極論焉尚其曉然知之而不蹈於悔也

空桑氏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兗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在泗小顛之居若乃伊尹

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則陳留美

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啓茲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蓋指隅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大家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空桑而于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故孔廟禮器碑云頽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驢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為華陝之間伊尹韜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伊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枕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此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

垂少昊之居桑維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字于小顛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顛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為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宮即武帝之太時也顛頊繼少昊者故世紀顛頊亦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為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顛達云言魯北者相傳言余蓋以定四季傳封伯禽於少昊之虛逆之而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顛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子既言之拾遺遠遊窮桑既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虛乎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神民氏

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都於神民之立一曰神皇
氏駕六蜚鹿政三百歲

倚帝氏

都倚帝山

次民氏

次民氏是為次是民次是民沒元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紀穴處之
世終矣

丹壺之書其不繆歟今既闕者而或者有不厭命歷之叙其亦
有所來乎胡為而多蓋也貴人云何子之好言古曰有是哉今
古一也若以古為見邪哲况有言詐人者謂古今異情是以治
亂異道而眾人惑焉彼眾云者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

所見猶可欺也况千世之傳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備挾欺也
况千世之上乎以心度心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今古
一也類不亭雖義同理故往緣曲而不迷也五帝之時無傳人
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
傳政不如商周之察也而况次民倚帝之時乎以今觀今則謂
之今也以後而觀則今亦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以古自觀
固亦謂之今也古豈必古今豈必今植自我而觀之千世之前
萬世之後亦不過自我而觀尔傳近則詳傳久則略略則舉大
詳則舉細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文久
而惑威節族久而絕曷古今之異哉

右循蜚紀二十二氏六十餘世

因提紀

辰放氏

辰放氏是為皇次屈渠頭四乳駕六蜚麀出地郭而從日月上下
天地與神合謀古初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
風乃教民揀木茹皮以禦風霜絢髮闈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
之曰衣皮之人治二百有五十載

事之始未有不善其末未有不敝服食器用王道之也自生民
以來至黃帝而大備紉脩增革更幾聖而後至蓋天下之事因
乎時不因則不立不時則不成時之所未厭雖聖人不能以強
去時之所未安雖聖人不能以強行若興若廢特顧其時而已
矣始古之時蛇獸方興鴻水未息人之患也極矣聖人者作渰

沈鴻而致之海毆蛇龍而放之菹然後人得平土而居天地之
間滄熱而蕭瀨之下足它恙於是教之巢穿以避之此百姓之
所與也猶未文也坐者有所需焉故多寒也為之羽皮以禦之
多傷也為之火食以遂之多疾也為之醫藥以濟之多滯也為
之泉幣以行之不疏也為之歌舞以道之不通也為之舟楫以
卸之相傾也為之符璽以信之相奪也為之權衡以平之無爪
牙以自衛也然後為之城郭羽皮之不給也然後為之布帛木
處而顛土處而病然後為之棟宇為之祭祀以致其報為之刑
政以率其壞為之車輿以佚其體為之棺槨以厚其終以至為
網罟為耒耜為杵臼為弧矢為鯤鯁為茵幄為醴酪范金合土
瑾甗泄井黼坐鼎食黼牛乘馬堯矛劍成重門擊柝各以智巧

變而通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因其時而極其用生
生必具然後夫人知有生之為貴養生送死無憾然後人得安
其生而樂其化此教治之大基也是其有不善邪降及它時不
原其故乃至窮耳目之好以徇人斲生民之脂以自奉傾宮璇
臺不足處則更為之萬戶千門合宮龍鷓不足乘則復侈以錦
佩珠兩南河西苑獵車千乘織金鋪翠費動萬計撞萬石之鍾
伐雷霆之鼓窮日夜有不足以既其懽弗聞天下之歎嗟而施
施自以為樂天道惡盈蟪蛄闕閱而何能以久生乎桀紂幽厲
秦政石虎高緯叔寶齊昏隋煬之流亦可以鑒矣嗚哉瓊龍穆
尚伊周孔孟分則人臣而安時處順不失天下顯名夏商受
魯相齊穆人君也而清虛者猶商其有禽獸之心惟其見善不

明恣人欲滅天理物至而人化物爾物至而人化物則其夜氣
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也嗚呼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受
用無盡君以為足今固不啻足若猶未也雖萬此其足邪顏是
數主之所盡力又奚足為美好哉逐物喪我特不思而已矣然
則如之何曰吾不為奢亦不為儉使為儉則齊鸞求泰之間分
裹蒸餘阜焚爨梁衍大同之際豆鬻布帳雖周堯何以加諸吾
無取焉必也當其分適其數而已矣

蜀山氏

蜀之為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柏漢魚鳧各數百歲號蜀山氏蓋
作于蜀蠶叢縱目王瞿上魚鳧治巢江逮蒲澤俾明時人氓推結
左言不知文字上至蠶叢年祚深眇最後乃得望帝杜宇寔為滿

捍蓋蜀之先也自叢以來帝號其妻曰妃俱葬之昔黃帝為其子
 昌意取蜀山氏而昌意之子乾荒亦取于蜀山氏惟其後棄及高
 辛氏以其少子封蜀則繼之者也秦惠文元年蜀人來朝八年伐
 滅之始降候云

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生雖聖且賢
 其精神固有限劑而洞地之不可極今古同也奈何多欲之君
 溪心壑志貪以取敗然後百鑄啓而天地閉矣予讀楊雄蜀紀
 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為國富羨饒沃固自一天
 壤也西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來君君世紹蜀
 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
 為中國少而中國亦不為蜀不足也逮安王時蜀王貪林求欲

無厭故秦惠得以圖之飾妖饒之予劉怪誕之牛以誘其衷而
 後褒余之路棧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資而遂併天下自是蜀山
 不閉莫有其有至于今為中州則貪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
 有蜀也固不可謂之無利也然而風動之辰常先它國而綴靈
 府一或入保則無復中國之所有者是其為國固鬼神之所作
 也予既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既讀陳子昂之疏
 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蕃也夫吐蕃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
 也方其拏唐之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亡
 一旅也以薛仕貴郭待封彪武之將胥十方之衆於大非之川
 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
 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為虛可謂疆矣然其垂淚全蜀之珍

如是之久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塞之不通也胡
為議者欲以梁鳳巴蜚之兵開蜀道繇雅州以討生羗而襲吐
番夫羗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所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
幸而不成歟禹一生羗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瑤庫自此轉
而西矣使我而得吐番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穡
也而徒戮無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徇之爾其或得之而得以
穡亦何異於釋近熟而創遠業乎又何異於舍已之田而笑人
之田者也况已之田舍矣而它人之田未及芸邪昔者漢之武
帝好大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之富於是張兵以爭
之四十年間中都之財賦憂國之生靈略盡於西域矣非不得
其地也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以耕也亦惟不能耕也得朔方

之生而棄上谷造陽之孰以予胡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者
得大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巨擘然而交訟所爭亦不啻
是一何默和嗟乎武之轍旣覆於前矣而隋之裴矩又以西域
之圖蕩煬帝之侈心於是親出玉門置伊吾且末而關右蕭然
始恃盛彊卒歸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韙歟予嘗
言之溟渤漲洋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
所以限南徼也隔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沙子之設乎北此天
地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激障霧於東維界黑水於南極泄
流沙於西陲決弱水於北臧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八荒之
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何止古之聖人一視同仁為吾臣
與為狄人臣奚以異是故人得其君則已矣請試舉一隅以憲

之方昇明之二年倭王奉表以條其祖之勛謂東西之所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也倭王之所服者也其所不服者幾什百君其盡制歟支顯西游道其所記亦數百國此于甸以兩國也支顯之所知者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幾也智猛法盛之錄墨勇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百此世之未嘗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上也其地可謂遠矣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者惡乎貧而不已邪慮亂者穿其願志遠者刺其目禹帝堯舜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天禹聲教暨于四海而其制中國若是截也伊尹四方之令徇國豹

亦不過三十有六國來者不可距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吾氓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國者蓋詳矣推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制不為少矣不繇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不異於戎狄彼以遠略誇後世而不詳乎其內者是豈禹之心也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為國而以貪求速敗豈不甚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氏之事則已知少有所知有不為之寒心哉

虺傀氏

虺傀氏後有虺氏傀氏虺傀氏之迹學者必以不著每以屬之皇神農後世遂謂神農為虺傀氏失之

渾沌氏

渾沌氏是為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若至於所謂盤古氏異矣
予嘗議三墳之偽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六韜之書渾沌氏在
吳英氏前及班固表古今始列之伏羲之下應劭作書遂以為
太昊之良佐三墳姓纂一皆因之失其本矣昔者孔子謂子貢
曰渾沌氏之治若予與汝奚足以知之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
此班生之失也雖然渾沌氏之治於今果何如邪老儻子曰古
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
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
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
而無外者此渾沌氏之治也至其衰也鳥獸虫蛇皆為人害是
故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故常不必循器械不必

因後世因時而有變易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矣七十九代
之君其為法不同而俱王于天下繇此道也食也息也何久近
之殊哉嗟乎魯國舊都望之悵然雖使立陵草木之緝入之者
十九猶之長然况見見聞聞者乎夫有盛必有衰而衰者必復
有冬必有夏而冬者必開此天地之化氣也今也觀古之人被
畫冠服而企止者質厚魁偉重視深息氣象固已殊矣况三代
之時乎三代之世聖賢自多而况出於其上者乎然則君子何
獨於渾沌氏疑之哉彼將憮告賜之言者吾不憮也

東戶氏

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
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道上頽行而不治遺耕者餘餼宿之隴

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

前世之史患乎略後世之史患乎詳予述此書自遂人而下益詳蓋法之始禮之初政治可則不得不詳也遂人而上雖復著之有不得而詳者若夫上之號氏世姓多得之外書與夫封禪之文於儒書無所見雖或有之連蹇其文濛濛其說如風俗通之列僊氏始學篇之卷須氏皆誕繆無軌者也又有得以僮王潛夫之神民氏子思子之東戶氏亢倉子之几蘧氏風俗通之帝疇氏和菟史之太嵬氏鬼嵬氏命曆叙之黃神氏狽神氏辰放氏皇談氏然皆不得攷其上下獨夏后氏之書注山水之所自多有諧其號氏者豈其人之所自出而迹之所麗邪以此

諦其不誣也故予得以詳擇焉

皇覃氏

皇覃氏一曰離光氏兌頭曰角格六鳳皇出地衡春秋命在而不

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可相陵治二百五十載

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僊世變三而復三變則百年矣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為之猶有待於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男子生三十壯有立於是始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一世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極亂而為極治無生而為無殺至殘而為至安豈一朝一夕哉

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五帝無殺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帝則皇皇則道矣繇無安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必有漸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風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後可也今夫五月旱燠人知為暑也而陰實生之十月水霰人知為寒也而陽實始之治亂之變亦陰陽與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移治亂之勢百年而復善歲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故在暑而喪成在寒而締成是以終身無寒暑之憂善世之君知治亂之非常故在安而圖危在治而圖亂是以畢世無怙危之患居今之世不變今之道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矣嗟乎自有君沈於堯知辰放皇覃遂人有巢為世之期皆逾二百正所不論而

義炎若黃帝青瑣唐虞且不下於百年天下大治繇堯而來三千年間百世矣紀載之不可明紀者蓋亦時有之矣四海之內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唱或隨或強或羸一二世而其風已替固未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雖有名世繼世而興猶必化之一治教之一決而後民之情始可以一變其繼周者苟能不替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期矣觀時會通豈欲速之功哉奈何國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道以其代有賢不肖奚啻相灑茲文王所以望而未見時之難人之難此治世所以常少亂世所以常多先王之治所以不務廣地而務詳其政教誠以天下之治難乎其變復也

啓統氏

啓統氏別無攷見獨起居舍人韋衡運紹記若通載有之而乃
序之尊盧氏之後觀衡自言歷觀四部古人圖錄其亦有所取
矣嗚呼治古盛德之君未有聞焉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澄物無
害生萬無涵泳春風之中而不知所以為稱邪草木以土為生
而不知土魚鼈以水為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父母萬物澤及
天下而不知其誰氏上清玄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
光晦迹自翳其身而人不知其啓統氏之謂也

吉夷氏

吉夷氏後有吉氏

見姓譜

几遽氏

几遽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狗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

之人惟知其母不知其父鴉居鰲飲而不求不舉晝則旅行夜乃
類處及其死也橐昇風化而已今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

廿

天下莫難於無事莫險於有為然為治者多幸有為之成而鮮
知無事之為貴夫以一體詼之藥石具而無所用之曰安至於
天下雖有聖智無所作之謂平及夫復萬金之方著千人之能
亦已幾矣故善攝生者無已急之功而善治世者無致平之效
彼几遽氏之治蓋以無事治者也是以後世罕儷焉

徐韋氏

昔莊周討道之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
不可見而首言徐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

於此以時
未嘗不為

此所謂神帝也傳者謂是文字之前帝者之號得道以馭羣品
提挈兩儀者也仲尼曰狶韋氏之圃黃帝氏之圃有虞氏之宮
湯武之室曰圃曰圃曰宮曰室謫世薄也是則黃帝氏之前矣
而或者疑即商之豕韋夫所謂挈天地者豈區區伯摶之雄所
能克哉且昔夫子嘗問於太史大弦栢常褰若狶韋矣豈亦商
之豕韋哉今丹壺書繼諸几漢氏之後四世則古固有同名而
同氏者豈得謂其有一而廢一哉

有巢氏

太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友人無矜物之心而
物亦無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氓機智而物始為敵爪牙角毒隳
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樓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大巢氏

其為民也登巢椽蝨情食鳥獸之肉若不能解者飲其血最其醜
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捆橡粟以為食草棲木末令之曰有巢氏之
民先是時民稔血食而有爭心有剝林木而戰者矣勝者以長長
猶不足泣之則就其無欲者而聽令焉又不足以定之於是刻木
結繩以為政木皮未委于復塞其羽革紩衣纒領着堯冒以賁體
民之塗者猶未詳焉過者頽此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植
也掩覆而已喪期無數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
下故天下之人不歸其服而歸其義治三百餘載栖於石樓之顏
天寶七載詔有司於肇迹之地置廟春秋二享與遂人氏同
天下有自然之勢其未至也必至而其既至也不復輕清之必
上重濁之必下此天地必至之勢也世之日偽俗之日澆此勢

之必不復也彼有血氣者必有爭爭則鬪鬪而不勝必至於剝
林木林木未利必至於造五兵五兵之作其可復乎有甚而已
自剝林木而來何日而無戰大旱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帝之
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五
十戰而後濟牧野之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龍門溺駭延于春
秋以抵秦漢兵益以熾戰益以多而儒者之談必曰去兵謂仁
義之君無事於兵而自治嗚呼是欲禍天下於兵戈者也夫國
無大非兵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是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
無有偃兵昔者魏武侯欲為義而偃兵徐無鬼以為不可曰為
義偃兵是造兵之始也君自此為之則治不成西夏非兵而廢
祀於陶唐徐偃非兵而殄世於曼楚晉諱戰而國棄於劉聰梁

諱戰而錄亡於侯景一夫作難萬衆潰弊天下無兵汔未見無
禍者是可去邪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兵者先王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幾微之權死生之地而
聖人之所謹焉者今而曰俎豆干戚可以為矣何事魚麗夫如
是則消鋒鏑鑄金人足以為治而司馬炎不生事於晉蕭俛段
文昌之儔不生事於唐美作易者曰以此毒天下而人從之吉
岐雷俞扁不惟獲苓之養性也而劫痼攻積巴救俎葛猶不得
而後之以毒攻毒有至仁焉是故善去兵者不去兵道德仁義
素著於躬禮樂教化日漸於民其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業者固
自有定然一罅之或闕則固將有乘之者出此卒伍之法蒐閱
之時擊刺之具侵伐之典所以必脩明於閑暇之比謂之有政

俎豆之中有軍之容豈非徒俎豆也乎戚之內有兵之備固非徒干戚也有軍之容是故萊人不得以兵劫有兵之備是故苗民不敢以勢抗今顧曰蚩孔未學豈書生所知哉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無四時昏晝之辨有聖人者游於日月之都至于南垂有木焉鳥啄其枝則爇然火出聖人感之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上古之人茹毛而啣血食果蓏蠃鱉膾腐饅漫內傷榮衛殞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灼以炳以孰臊勝以燔黍捭豚然後人無腥膻之疾人民益夥羽皮之茹有不給於寒乃誨之蘇冬而煬之使人得遂其性號遂人氏或曰燧人順而不一於是窮火之用而為之政春季以

出樵終以納異其時也以濟時疾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為之紀謂木器液於是范金合土為斧重作雉高甌詭成物化物而火之功用洽矣當是時也天下多水教人以漁弋雒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命明駢改乎陸級畢旒辨乎方色成博受乎古諸頤齒錄乎延嬉四后職而天道平人事理龍圖逞瑞龜字効靈於是占建而正方握幾短表計寅指天以布疆而齊七政始注物虫鳥獸之名而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背人滋反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歸以息其民為之進退以耻其凡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是作禮繇此顯矣治律高之石室以著記二百有三十載

游成人道

十載

贊粵有大聖游于南垂別火滲代違其羽皮以炮以燔與人遂性占
建握綫方塵以正式通輕重遠近化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
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壽禮繇顯矣

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焉子曰善哉問昔者管子有
言曰其善之措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綬深故命有
所成而形有所適者不可以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
舜之道而重之以邇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諸已而不得則惑
矣遂人之言久矣不得而聞矣今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
弟弟夫夫婦婦而已矣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正而天下
定是故遂人之制男女必致其詳綉觀乎此然後知後世婚娶
之道生也夫元氣之所孕始於子立於巳子者字之始而已者

包之始也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於巳女右去積二十而
合之巳正陽也陰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是而制禮三天兩地自
然之數妃也自巳而壬之男十月毓於寅女十月毓於申申為
三陰寅為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於甲月生於庚日月西東夫
婦之象也甲統於寅庚統于申是故陰陽之合必以正將以順
性命之理爾嗟乎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木得其性而材不可勝
用矣先王之制得其時故人皆迪智而壽命長及下之世不知
乎此動違其時是故殘其生賊其性而每至於夭折韓維有言
鑽火變脏之下父老而慈子壽而孝魏軒而降屠屠焉以相誅
滅淫於禮亂於樂寔薄澆為淳風墜矣而或者謂南地薄殘婚
宦及早而王肅之徒遽取服經謂三十一孔子以為禮之極

豈聖人之制法哉。雖然，景公胡為而不足語。和彼受弑，兄者之立也。而遂相之愛，弟之世也。而遂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一乎此，其所以發為政之問。而夫子告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誠以景公於此有所不至故也。然則景公果足以遂人之道告乎。至彼妄士不知其君而夸焉者，又多矣。孟軻氏之欲齊王湯武且也。而公孫鞅遽以帝道說秦孝公。何邪。抑不知孝公之不足以帝道說邪。亦鞅之所售之帝道。賈和握鉅而兼金售皆穿窬之盜也。若人者，非惟不足以知顏子，亦不足以知孟子。

庸成氏

庸成氏庸成者垣墉城郭也。羣王之山平阿無隘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冊府所在庸成。是立故號曰庸成氏云。

容成者非也。方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其民僅蒙莫知。西東摩厲。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糧隴首虎豹可尾。虺虵可嚼。而人無有相媚之心。寔有季子。其性喜淫。書淫于市。帝怒放之于西南。季子儀馬而產子。身人也。而尾號馬。是為三身之國。

庸成季子之事。何其怪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凡事在大故。地大則有堂。祥岐母羣。怪大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蜈蛆。而况又有大者乎。無物不有。而後為天地。無事不具。而後成世道。由是而究之。則非常之故。不慮之變。皆適然而已矣。是以大公有云天之為遠矣。地之為厚矣。人生其間。各自利也。何莫之有乎。夫使世俗而能常有其有。是乃溟滓鴻濛。世以為主。莫之有。七十六聖矣。嗚呼。天地之間。信何莫之有。子奚物而為。

常奚物而為怪通之則物我一也不然吾值我非怪邪天下之物固不以自怪也必值我而後怪始末常識遇之皆可為駭惑怪固在我不在物也昔叔山無止且以孔丘為楛於淑詭眩怪者而况於凡乎凡人之情易放而難求子不語怪豈不言邪正自難言之爾申生之託狐突彭生之蠱齊侯與夫秦謀七日而蘇荀偃視不父含晉樞牛吼伯有介馳先民紀載良不少矣四海之下、臂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二體旁口反舌交脛反踵馬首狗蹄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匈岐踵半體聶耳毛身玄鬚貫匈離耳無腸蜚頭羽民尾濮豕啄狗頭厭火流鬼野义落刹克叙其間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尸寢居真夢人死為鬼豈得謂之無

邪聖人慮天下之徂於惑也是故窮天下之故順事物之變推至道開逕庭以引之正然而祥桑蜚雉有蠖載鬼之類尚筆於經是豈以夸世哉此其有以見天下之曠知鬼神之情狀者也而世之人以其惛惛乃復邈邈務怪不已殆乎夫不極其變則常固不可名不盡其故則心固不可保極天下之異而歸之正則正者不能以復異矣伯益之所記齊諧之所識予正恐其未廣也使世人知物我之不殊同異之一貫則怪亦常矣又奚俟於觀流穠而太息哉荀卿子曰可怪矣而未可畏也聖人以為常而眾人以為怪是不可不諫也未信而諫則人不與茲故因之以怪焉

右因提紀凡六十有六世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各頡姓侯岡龍顏俊叻四目靈光上天作令為百王
 憲察有虞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
 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初文字形位成文聲具
 以相生為字以正君臣之分以嚴父子之儀以肅尊卑之序法度
 以出禮樂以興刑罰以著為政立教領事辨宮一成不外于是而
 天地之蘊盡矣天為兩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文字備于以存乎
 記注乃著績別生正名乎號而升封于介丘紀文字以昭異世而
 文亂日昌矣亂百有一十載摯陽武終堊衙之利鄉亭南書人裡
 之後有倉氏史氏侯氏侯岡氏夷門氏倉頡氏

嗚呼圖出河書出洛天地之所以昇聖人也而其末流禍天
 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所用墳典鼎彝之外亡施
 焉三代而下有說命有政典然後文字亡所不用既著文字而
 六經託六經之託聖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後世句連苦窳牢茹
 苦畢而後淫辭詖說始蔓羨霄塊間矣竒它之目如秋荼而民
 亡所措手足章句之學如凝脂而士不知所稅駕文者侮俗而
 姦者舞文至於讀易卜姦誦詩拍家亡所不至人皆郵之而不
 知所郵者彼市妖夜哭謂鬼亡知吾得信諸

栢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之是為皇栢出搏日之陽駕六龍以木紀德命曆
 為而不有應而不求立乎正陽之南是為皇人山其後為栢有栢

氏相常為黃帝地官相亮又為顓臾師相昭為帝學師堯治天下有相成子臯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相成子臯辭為諸侯而耕逮周之世有相罔為太僕正文有相侯氏相常氏白侯氏

學者皆言五運尚矣自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七神得間氣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者也而終始之傳乃謂大庭相皇悉有所紀何邪天地之大者在陰陽而五行為之攸同符合證各象其類興亡之錄以次相代豈偶然哉是以皇天眷命必先幾見于下民聖王感運而興必求合德以為之表昔者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螻大蠓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雨金標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王故其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刃先生於

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鳥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類固相召箕麗而風畢動而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炎則有以取之矣伏羲高辛俱感巨跡神農堯堯俱感赤龍黃帝有虞咸因大虹少昊伯禹咸繇流星與夫搖光貫月而龍顓湯若有同於券鑰者殆巨信邪抑又取之劉季斷蛇而還感赤龍叔達繼水而復驚靈跡顧豈有司之者哉往哲遺疑然物之來固可得而知也蒼姬祖棄既本跡瑞徵先湯脩嗣羸俱膺玄鳥之祥執難見哉要要草蟲趨趨負蝨鼃鳴泮隰鼈應淵中馬羗截王梧桐斲角承石取鐵毒冒翳裙娘臨門彩味茂嬪在軍臯鼓噎嬰妮號母乳泄匏血動痼矣發蠶餌絲而商絃絕綠

類而升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狼狽齒雀誰矢中彙彙使虎伸地
令豹止搏勞施地守宮弭蠱唐郎捕蟬即且甘帶故曰道之制
在人物之制在氣其生以是乃或闡乎其數矣若夫距王而興
不能復禹之迹者非道殘百年之命則五神之餘氣也緯以八
元三百四歲為德運七百六十歲為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為天
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七精及初以文命者十九而衰以
武興者六八而謀天人相應若合符節而正統之論煩詰至於
相承夫次共工嬴秦俱不得造而魏隨五代仍去仍留遂使應
運之王當南友北人符天瑞不得其時稽之作者之歎不如太
上之無也

中皇氏

中皇氏封禪之帝也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百皇人山之西是為
敷鄔山一曰中央氏後有中央氏中黃氏

封禪有矣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禪帝王易姓告
代之大典也一單之饕餮人之養也受之於旅且猶有謝而况
得天下乎然則歷世而來開山命曆握河登紀者之所以攀嵩
緣岱而對越乎清極豈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也是故皇非創
業則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九有三十其行之者
禹湯成王而已它君曾未之行武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
懲國度戒誣瀆哉繼世成守顧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祥瑞
之說詎齊君諸儒為必俟泰平之言難秦帝而後中材之主誤
其美稱不原其本苟存華觀至一代而數封中間妄引昌輝假

稱其蓬蒿肅然除蒿里以誣瀆乎清寧者武接于中熹矣孽臣
豔后穢誕蒿代先王之禮意果安在邪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
禮而必欲行封拘儒辟者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爾邪創
業之辟苟當平世講禮找費行其所謂代一之舉則嗣君無事
於襲為矣君欲行之則盍及其本乎惟切致羊皮雜貂裘之譏
可也不然無重發陳在伯之歎

大庭氏

大庭氏之膺錄也適有嘉瑞三辰曾輝五鳳異色都于曲阜故魯
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濟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治九十載以
火為紀號曰炎帝後有大氏大庭氏大填為黃帝師大山稽為黃
帝司徒唐代勃海尚其世也

量莫大於齊人而彼蒼為衆聖人在上情欵通乎人德惠加乎
物則欣欣焉為之不可致之祥下其露出醴泉三辰曾輝五星
循軌歉歉然為聖人延禧而求卜及有夫道則先出災患以靈
示之不知自省又出變異以恐懼之尚不知變乃弗復告而譴
極以隨之是何數數然邪昔者泰皇倉帝大庭無懷之時清明
之感上行而際浮下行而極幽故天不愛道地藏發泄而人化
神伏戩神農之世其民侗儂瞑瞑踴踴不知所以然是以求年
黃帝唐虞之代其民璞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
老末世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智譎相誕而情不應一悞
于上而群有伎心者旋攻之于外是以父哭其子兄服其弟長
短頡頏百疾俱起育禿狂偃萬怪偕來變不虛生緣應而起而

中材好大之君樂休祥而昧致戒已未有善而詹詹惟瑞之言
又不思所以應之而因以自怠是以稱善未幾而昭士已悌于
域門之外故儒老先薄言其事乃至詆符瑞為無有者皆過激
之論也夫天人之相與特一指也日月星辰之麗風雨明晦之
變即吾心之妙用而飢食渴飲利用出入即天地之機踵也拱
生之穀同類之禾雉鼎之雉退風之鷓果何與於丘哉而幸食
星墮霖震木火山崩地震蜚蠊麩蠹蝨蝻春秋悉與人事雜而識之
是誠何意邪豈非四靈三瑞五害十燁靡不萌於念慮之初天
道若遠而念慮之至則象類之見有不可而遮乎君高其臺天
火為災多其下陣淫水殺人賤人貴物豺虎橫出孽孽專政穀
果不實臙致蠹臭引蝶巨古猶是故治世不能必天之無災而

性
怪
池
實
學

能使災之不至於害聖人不能使天之無異而能使異之不至
於災雷電以風拔木發屋而歲以大熟日食震電川澇家崩而
周以東播惟戒之不戒爾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
善政是故諱變異而怵者未有不興稔休祥而怠者未有不亡
漢之武帝放意殺伐天下愁苦其治效苟不至於大亂則已矣
然在當時旱暵彌年孛彗數見顧乃以為偶然而景光嘉祥芝
鴈金馬史不曠紀則歷代之事可知矣今歲旱矣而曰天以乾
封星孛矣而曰天報德星是則果自欺也何惑乎速化希旨者
之為欺邪惡戲孰能翊翊小心夙夜警戒如楚莊者而從之乎
若昔楚莊之泣域也見天之不見祆地之不出孽則禱於山川
之神曰天地或者其忘不穀乎若楚莊者可謂上畏天戒謹于

厥躬者矣是以雖夷君而主盟諸夏方域大治子孫長久此其效焉行之非難人何傷而自絕哉

栗陸氏

栗陸氏是為栗陸敖昏勤民悞諫自用於是乎民始攜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驛之栗陸氏殺之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亡後有栗陸氏

陳靈公不君洩冶諫而死而傳稱孔子援詩以罪之予以為非夫子之志也夫春秋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蓋以章靈公之惡悼冶之賢而死不以罪也迷於傳者乃以為夫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鷄嘗言之春秋之書可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聖人之子奪若權衡然一參一累自有

輕重權隨之而移爾惡可膠權而求其分兩之當哉稱國為計為累上此二傳之獨見非經意也諸侯之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某則是殺大夫矣是故會聘泣事若盜殺俱不書大夫書殺大夫某者明大夫之不當殺也葵丘之會齊小白為載書而盟諸侯其四命曰毋專殺大夫於春秋豈復有是者哉古者諸侯之大夫一偕命于天子及其有罪則請之天子命之殺則殺諸侯不得而專之周衰諸侯專恣大夫之罪未登於殺而輒殺故未有不書大夫者惟樂盈良宵不書大夫以其絕於國也雖然書殺大夫亦固非一律矣有盜有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三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有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其名賊則大逆者也苟非弑君則不名弑三大夫者

偕繇君弑見及故及其賊之名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固未有書
其君弑一大夫者則稱國殺爲君殺明矣亦未有衆殺之而書
國君殺之而書人者洩治之死孔寧儀行父實殺之而書國殺
曰君實殺之也書曰大夫是不當殺也夫治致諫其君而二子
請殺之靈公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于以是知聖人婉筆書之
深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辨者執左氏之說而求之春秋至有夫
子懷寵不去亂朝之語是膠權而求分兩者之見也是後世不
忠于君謀一己之利而不顧民社存亡者之言也聖人豈有異
於人乎哉昔者夫子之言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
寧危身固當不義臣不可不爭於君紂之不道微子去之箕子
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而夫子俱許之仁射丁襄委之代垂老作

書以示勸沮若治之忠君死誼方褒嘉之不暇而且罪之惡
其爲孔子也且治在陳何寵之足懷哉至于後世有曰良史而
左繆聖人之意以誣墓鬼者予於班固見之矣京房以忠憤死
則以爲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謀死則以爲知小謀大
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討賊則又以爲不量力以隕其宗是
則伏節死義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
立仗馬不鳴鷹然後爲明哲歟王鳳以戚里擅政王章力爭以
死漢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
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爲大
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區
區自處哉故非聖人而率肆詆短鮮有不害名教者昔范曄謂

固下死節否正直不叙殺身成仁而予且不得以固為良史
贊 上天作令皇辟迭王穆稷聖倉四目靈光受河之圖仰觀俯察
立我文字創制垂法朝廷之上以正君臣間黨之間以肅尊親著
績別生升中于岱文治以興布祚奚怪、

昆連氏

昆連氏一曰釐連氏一曰釐蓄氏昆連者昏晦之謂也後有釐氏
厘氏驪氏

自生民以來君有宇宙者多矣十紀之辟不勝計予繹路史僅
得其五其五紀則遂亡之矣有或樵出傳記如焮氏泰氏著於
莊子成堆氏素皇氏內崑氏之著於鶡冠子雖間存一二而政
迹無滅沕穆難稽然又懼沒厥號因復著之庶來者得以觀焉

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予休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信
矣、

軒轅氏

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風之遂不已者於是作制
乘車相輪璞較橫木為軒直木為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權
畸羨審通塞於是擅四方伐山取銅以為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
天下治矣、

贊

禪通著紀伊予握旋秉數稽功一德乘乾地不愛珍乃權畸羨
制彼貨刀與民通變稱物平施有無以遷皇上繇尊大號軒轅、

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承學之士乃皆以為即
黃帝氏失厥所謂莫此甚焉昔蒙莊氏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

乃有赫胥而尊盧祝融次之又後乃有伏羲神農黃帝其明著
若是訊諸幣款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封禪文識有軒轅氏
而又有黃帝氏則軒轅自為古帝信矣後世惟見史遷紀黃帝
名軒轅更弗復攷於古失之

赫蘇氏

赫蘇氏是為赫胥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
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而動夕而息渴則求
飲飢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慝也出三入一惘恍如遺光曜赫奕
而隆名有不居即以胥而自况尤洛素定爰脫灑於潛山葬朝陽
後有赫氏赫胥氏

甚矣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未有不失其所欲者也是

故求為樂者失其樂求為富者喪其富求存者先得其亡求榮
者必至於辱求以為大未有不先獲其小者也昔者穆王從欲
而既失其欲矣秦皇繼之秦皇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復
失其欲矣而明皇又繼之是何邪夸與幾而已矣幾生於所無
而夸出於不足皆欲也位祿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者名而所無者
壽爾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能致者僊也於是事四
夷將服遠以夸名而治愈平禮方士將求僊以幾壽而身愈乏
盡心力而求之而名與壽愈不可得也雖然服遠難也猶人之
所為也而其所謂僊者則尤人之不能致者也彼以為致人之
所能致未足為至必於人之所不能致者致之然後足夸也是

吾觀者年
字里為等
於氏

妙嗜女
已解人面

以中材之主好名之心常早於欲壽而求僊之志尤重於服遠也嗟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惟精惟一此白晝蜚昇法也義以是傳之炎炎以是傳之黃堯傳舜舜傳禹小顛顛頊高宗文王薨龍益稷周召箕盤與孔子之所共得也穆王之倫不知出此而乃區區外馳以求之是之燕而南轅兩駢愈疾自謂即至而不知其日遠也善乎周隱遙之告隨文曰帝王脩道速於人臣二言之善萬域蒙福臣之所學非萬乘所脩而劉知古亦謂明皇人主長生與庶人異欲得長生當先道化人和氣洽則僊自致矣若為庶人之事臣所未悉夫子之言可謂知所本者代之人能因是而求夫所謂精一者則自得之矣又何必散精神苦筋骨而與死禍鄰哉雖然黃帝之所為不在是

赫胥氏之所為亦固不在是也且以秦皇懷惑不悟卒至陵遲沙丘身首不歛為天下笑繼使穆王遺祭公之諫則不獲沒於祗宮明皇稽至德之壇則不得崩於神龍武帝苟非狼狽自悔身危為安則龍淵之廟不立矣方東方生之薦藥石於帝也固以謂僊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不然雖之蓬萊見僊人猶無益也而帝且不悟既晚因大鴻言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每對羣臣自歎曩之愚惑為方士之所欺則不知道而已伊尹有言天子惟不可彊為也必先知知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如是則脫灑曜迹不為難也赫胥氏之果僊乎予不得而知也予悲夫求僊者之喪其欲也故俯紳之學者毋謂太謾將有嘿而識之者

葛天氏

葛天氏爲天者權天也爰儼旋窮作權象故以葛天爲號其爲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其及樂也八士捉拊投足撻尾叩角亂之而歌八終塊柎瓦缶武樂從之是謂廣樂於是封泰山興貨幣以制數會故沈滯通而天下泰矣後有葛氏權氏

贊別旋穹蒼蒼孰測至極不有聖人伊誰軌則無言而信不化而行垂法葛蓋天蕩蕩難名載民玄鳥臨物之極八闕興謠莫知帝力治者致順之道也無非事也亦無非教也夢有占戎有卜災有祈信有盟聖人未嘗廢也是故無常祀則淫祀不可勝舉矣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用夫凡民之不可去者聖人不廢也抑爲

之節文爾已古者未嘗無樂也洪荒之世聖人出道以應世各有一代之業有一代之業則必有一代之樂也雖然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士八終節未嘗無也節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戾禮節隳形體沓峴以爲行疇怨以爲賢託音乎聚儂之傍而羅噴乎父師之側曰吾爲達也吾聞無懷葛天不如是之蕩無度也予嘗學論語矣及微子之篇見其著周公謂魯公之語而遂知孔子與三仁八士之心然後三歎孔門弟子善述聖人之志而楊雄王通皆不足以知之也夫微子一篇論出處之大致而特維是章於間何哉彼周公之言上以爲君人者而下以爲事君者發也爲君難爲臣固不易君臣之間微矣哉於其所厚者薄則

無不薄矣親而可施則何有於賢士大夫哉二世之殘骨肉六朝之殘宗室此可仕其朝邪大臣不以則必悞狠信任小人矣剝喪元良而信崇虎賁虐諫輔而任尹諧與夫信石顯而疑蕭傳任裴齡而絀陸贄此可仕其朝邪非是二者聖人不去也是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猶且徬徨於其域知此則三仁之或去或死柳惠之或絀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遠齊適楚八士之著於是列皆可知矣故舊無大故猶不可棄則君非有大故而可去乎朋友且不可求備也一人或過其可求備而去乎知是則接輿沮溺晨門荷蓀有可得而議矣於戲山林之士豈止於不知反哉而世又有無故宅嶺稱慕巢許以蘄達者終南山室皆為捷徑大有佳趣豈特岑岑之中南邪巢許之事予無

信焉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始之何其廢之夷俟之節嘗見於沐擲矣然則數之賊而叩之杖是乃聖人之隱也彼阮籍韋高王澄胡毋輔之之徒復何為邪譏山甫姍文王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莊周不如是也而况無懷之與葛天氏乎晉室之為夷南北之紛更皆繇此徒出矣而何任達之足云是故先王之治先其禮而後其樂樂者溷溷之竟而禮者人之城也禮勝則愚故樂以生之樂勝則流故禮以守之禮也者所以嚴分而防佚者也苟嚴矣何慢之足憂苟防矣何亂之足病彼箕踞裸裎託音為達其禍已不可勝言矣非直聖人病之俾門佃役莫不以為病也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夫麕既已死矣在所可棄矣而猶苞以白茅何邪

死惡其濇於地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厝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其礼之所以不可以已而流遁者之所以獲罪於聖人也

尊盧氏

尊盧氏是為宗盧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革天下之故惟以幣行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餘載位強臺之陽壘浮肺山之陰後有尊氏尊盧氏尊氏

自余季甫志學遊通三經且侍且業未嘗終食三商不屬意於是史也訪博氏迺具書訊旅人求金石之遺豫是有益雖奴客必師不知析寒溽暑之毋於衡湘得雲陽之從於廣都得盤古之祀於馮翊得史皇至於藍田得尊盧之塚於衡山得祝

融之崩於長安得陰東之冢於肺山得華胥之封於黃龍得女媧之碣於茶水得炎帝之陵於蛾眉得黃帝之斂於黼得帝鴻之坎於雲陽得少昊之瑜於成陽得慶都之薊於天山得有虞之文於陳倉得娥育之隸於商於得女英之壘於杼山得夏后之銘一何多邪獨怪劉子政說湯無葬處而崔駰薛瓚俱云濟陰亳縣今有湯冢皇覽云在亳城北郭東三里高七赤韓嬰所謂帝乙墓者何謂無邪按伏韜北征記博望城內有湯伊尹及箕子冢今悉成丘而杜征南亦云梁國蒙縣北薄伐城中有湯冢其西有伊尹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城宜其為是而記乃稱王子喬墓亳之湯冢已氏之伊尹冢賴籍亦固疑之爰求徵地則又別有湯冢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即按錄水灾行

湯冢者於漢隸扶風地有湯也徵何謂無邪然湯之都亳與
葛比似亦不在茲土及攷秦寧公本紀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
亳王奔玃遂滅湯則知周穆王之時自有湯亦號亳王爲秦
所滅乃西戎之君塋於黠者而非成湯之墓繼觀聖賢冢記
則湯之冢後魏天賜中已圯矣銘言二千年困於恩其明器悉
爲河東張息瓘之于河是知成湯之變久已無沒至是已不復
存子政之言爲不苟矣於戲太古尊盧祝融陰康華胥之陵尚
猶歷歷可知如此而成湯之滅不壽獨何與良可歎也

祝誦氏

祝誦氏一曰祝融是爲祝融氏未有耆谷無所造作師於廣壽以
毓其德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洽融萬物

咸若施是聽舟州之鳴鳥以爲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
而融人聲是以耳目聰明血氣融平而壽命長稷風易俗天下大
治則歌樂爲之節文也以火施化號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爲謂
都于會故鄭爲初融之虛其治百年塋衡山之陽是以謂祝融峰
也後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融氏

贊 伊古祝融人萌揄樂刑罰未施何所造作舟州之聲肅致樂歌
樂希蜀續是爲祝融以諧人神以通倫類順火開祥肇稱炎帝承
師毓德三綱以平萬物自若天衢總清

爲治而至於樂然後可以爲備矣樂者治之至也夫人之生天
地同體莫不有神明之性一莫於物則侵淫畔肆滑喪其天不
能反其性命之朔何哉有血氣心知之性而哀樂喜怒之無常

五基六鑿壞之於外無以為之節也是以先王因其性之所自
有索其天和而作為之節以樂其所自生而反其朔樂者人之
節而性之所自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著金石絲竹無
自鳴之聲也羽旄干戚無自動之容也戚之於無出之於虞必
有所緣者矣聲嗟氣歎此天籟之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幾
之自動者也具之於心作之於氣必有所寓者矣是故聖人南
面而治天下本之於心作樂以應天深入教化於民循數以召
之因器以迎之而樂之倫合德美隨之以節義達之以事業起
居視聽事親從兄弟所以行而樂之者一不外是夫然故至龢
日以積而乖爭之念消至順日以積而拂戾之氣泯五官七體
畢順其王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相龢而不相

倍故中聲發越而塞于天地之間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
享凡以出乎素有之龢中聲自至而然也中聲者一性之龢而
與天地八方之氣相為流通者也人為之主而情為之本律為
之用而器為之居六間六始所以為之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則所以為之居也陞歌下筦貴人聲也歌鐘在左歌磬在右人
聲之攸也而五聲以為之侑宮宥信而侑意徵宥禮而侑神龢
宥仁而侑魄商宥義而侑魄羽宥智而侑志宮弘以舒徵貶以
疾龢防而約商散而明羽展而虛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
羽變羽生龢變龢生宮而五音之氣協矣五音協而五運之氣
平五緯之行正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四六之氣得矣黃
鐘者律之本而中正者歷之原也在律為聲在歷為氣以故律

歷同起冬至聲生於三始而曆原於三統以故黃鐘之律本於
三寸三呂之爲三十有六三律之爲四十有二而黃鐘之本立
矣六始爲律六間爲呂律準乾呂準坤是故六陽乘位而始於
復六陰乘位而始於姤陰成於坤陽成於乾乾卦已而位亥坤
位申而卦亥亥者乾坤之交陰之極而陽之所繇始也引於申
該於亥是故亥爲陽月水之位也人之孩童之亥皆自始矣乾
爲大赤坤爲大黑赤入黑以成玄玄中生白造化出焉核於亥
根於艮而三白之化寓矣赤黑配于乾而三白生乾坤媿于亥
而三統出是故樂繇陽來而水化律有五聲十二律之變既而
六十卦之合得六十卦之合得而十日十二辰之數制矣因而
六之當期之日致矣氣不頓進律無獨成故奏黃鐘歌太呂奏

太簇歌應鍾以合聲也聽樂均權土炭度魁景候鍾律以諧氣
也聲合而後神示之降出可期氣諧而後陰陽之進退可效相
生相化輕者鞋之重者濂之畸者裁之論者削之而五運六氣
九宮四治之難去矣體用相權彌綸布摠于以退乎不正之氣
而召乎不及之氣是故春宮秋律而百卉凋冬宮夏律而雷發
聲宮動錄而寒谷春生徵動羽而霜電夏零猶寓之造化而取
之也祝誦氏之屬續朱襄氏之來陰陰康氏之來蘇伏戲氏之
立基神農氏之扶犁黃帝氏之雲門少昊氏之九淵高陽氏之
承雲高辛氏之六屬堯之章舜之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地之中
以發人之抑道人之伏達人之慧而為政之平則凡以得乎人
聲之歸而已故清錄一奏而鳳凰翳日蕭韶九成而百獸率舞

其事然也三五以降醇澆而偽璞散而器而人始狙詐與物敵
矣天地之元時至之氣始離次而不安其所矣其所謂樂不過
留意鐘鼓巢產之聲綴此疾徐之文絕鏗鏘著節奏傲詭殊瑰
為彌文煩飾而已簸邏鏗鎔進俯退俯欲其召飭氣而致柝嘉
服人心而固壽命是為齊謳而希楚和吳歆而幾代應不羈矣
下迨列國曹奢魏褊陳汰唐憂無足言者桑間濮上留連流亡
之音作而君驕而政散民流官壞而不可繫上煩等淫聲陷心
闐耳而哀痛生之春秋之際干戈日尋魂為蕪氛魄化魏土而
淒怨之聲入於匏管輕生敗倫賊君棄父而變逆之音出於金
石三綱淪六紀墜厥情傷化惟不能當於天心是以扶診灾眚
百疾俱起而鼓師三飯寄迹河海至不可以為國千鍾作大呂

鑄而內益亂新聲興巫音起而君愈卑志微焦殺求其所謂一
倡而三歎何可得邪漢魏而來情文俱泯人猛辭狎而鼓匪純
懿範不成列舞不像成陳鄭聲于楓庭陞胡部於堂上迎神帶
邊曲宮案次能靡而房中之樂則惟恐淫哇之不聞變態之不
新也不中其聲名器隨變既鼓有餘於數則更從而分之求五
音而不得則益之以二變合十二律而不協則載之以四清立
四通制留尺倚歌梵唄婁羅悅般而風雅進矣夫以五日四分
日之一不之減六日八十分之七不可裁而六十之卦未嘗增
也二變不得而應聲增四清不合而子聲起七五音而八律呂
豈本爾邪是則雖有黃鍾大呂之聲商鯀徵羽之器以旋宮則
不得其變以迎氣則不得其平中聲何自而得哉故樂也者天

地之合也其形變者心亦隨其志變者聲亦絕發於動而應於
遐邇雖聖人不能抑也亡國戕民非無樂也而不樂其樂益出
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趨數傲辟煩戾濫
溺此亂國之所好而衰姓之所樂也故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
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疾之動不存乎體此治安之風
也小人之音象殺伐之氣中龢之感不載於心溫柔之動不存
乎體此亂世之風也治世之君以道勝欲故其音安以樂雅頌
之作政其有不龢乎亂世之君以欲忘道故其音怨以怒鄭衛
之作政其有不乖乎世異異音音異異政然則亡國之君眩惑
轉易刑政紛糾豈惟哀以思哉而其民亦困矣故君子之聽聲
不徒鏗鏘節奏而已亦必有合成已之志也何後之世不明乎

此乃復膠意於區區之累黍以祈中乎龢氣不已勸乎夫絃間
不足以制聲而黍固不足以稽律也久矣從賓下生大呂八八
左旋終於中呂此班固之所本也應鍾聲下大呂十律而反高
一均此失不紀清濁之變也其曰黃鍾未必果非大呂也其曰
應鍾未必果非無射也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繩
準無所施而平直之運無所逃此不共之術也五音無所比而
二十五絃以聲應此不傳之道也游心乎衆虛之間而與物為
際者又不能以詔其子放乎事物形氣之表而形乎絃者况不
能以喻其第三如干之銅三如干之炭同時鼓之鑄三黃鍾聲
不同也而况尖圓肥瘦之不等者乎故不神解嘿理而恃噐數
以為正祇以惑也崇寧之初魏漢律制指尺於是上悼黍之

非度謀以聲而定律而典樂之臣莫能以也夫以神瞽定律必
攷中聲亦不過因其自然而道之豈河內無真鼓而上黨無真
黍哉高山流水固不在乎絃爾

吳英氏

吳氏或曰子英昔者吳英之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衆
人帝之世不聲不卯官無共備之勞而死不得用享事不同而階
王以時異也伐木者衣薪之世也後有吳氏

太上無名其次有為而名從之其次名先而實後名先實後而
名實離矣是以為善無近名中失而事過與名尊而實可泊君
子不為也有為皆善而孰為善邪溫良恭儉明允篤誠人與我
以是名也何竭竭然擊鼓而求亡子乎故善世不可以有心為也

有心則偽而一失之矣上世親死則內之溝壑日過之狐狸食
之蠅蚋蛄蠖之心與目會而泚達于顙於是反累埋而掩之掩
之誠也非為儉非為奢也掩之矣而土親膚也於是厚衣之薪
而棺槨與焉蓋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亡不至
也喪三日而殓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而已矣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
稱之天子七種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非直為觀美也彼
藏于金之壁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以未蒲也
况于親伏羲黃帝之時非無供備之勞者死偕用槨豈固是彌
文哉而墨子曰堯舜之喪衣衾三領窾木之棺膏以緘之夏禹
之喪桐棺三寸遽除以欵餘壤為分土可謂儉乎堯舜禹不如

子之禮也
自而中是
一六如榮手
辱乎。

是也下錮三泉上涇南山金玉城闕水銀河海固非君子之志而孝子之心不如是之貧也雖然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動一國屬脩士脩士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勤州里古之數也惟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以總不以晝行凡緣而往埋之及無哭泣已事而跋若無喪者此之謂至辱是則舜禹若啓以刑餘罪人喪其君也是墨子者以至辱事其親也且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墨之治喪也以泊為其道也惡足以為儉中都之制聖人固不欲速朽也以璠璣歛而孔子屨級豈慮其墓之抽哉而王充猶欲明死者無知以降泊葬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嗟夫儉者一善之名聖人御世之寶也在乎

內而不在于其外何說者之譚堯舜舉徇外而反卑之也且沐戒塗髮者尉李野人之璞俗土階三尺者繇余窮邦之陋風草戶不扉蓋茨不翦此楚之太子薈之周子之鄙習也而堯居衢室之宮垂衣襲幅遂如神明集五瑞而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若衆星之拱極舜游巖廊之上被袵衣鼓五絃繪日月於裳備十有二章黼散玄黃爛如也出聞鑿和動有環佩步趨中於莖招之節珩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欲塗髮而沐戒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也人之言曰天子無老夫食則太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飾玉坐設章容黼展而諸侯孤卿奔走乎堂下出乘大路越席以養安載臯止以養鼻錯衡以養目和鸞以養耳三公奉軛諸伯持輪居

莊子
功
以
招
放

如大神動如天帝扶老養衰渠有善於此者彼績紘之奢而亡也則戒奢者有禮存焉今也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茅茨土階欲以塗鬃而不敢信不然美且先王之制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而汚世之人不通於禮處尊而偏賤居大而侵小以天子之尊窮天之產罄地之毛而為圉隸監門之奉亦難乎為下矣不惟以陋于厥躬也而又房無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祭而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鄙野夷貊之人已乎故曰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為而况唐虞與有

夏氏乎

有巢氏

昔在上世人固多難有聖人者教之巢居冬則營為夏則居曾巢

未有火化搏獸而食鑿井而飲擗耘結以為葦以辟其難而人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水處顛風生燥顛傷燥天於是聖人焉教之編槿而廬緝糴而扉填塗茨翳以違其高卑之患而違風雨以其葦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駕六龍從日月是曰古皇龜能効圖書昇於是文成而天下治其為政也授而弗惡予而弗取故天下之民皈仁焉其及末也有禮臣而貴任之專而不享欲任之權懼而生變有巢氏遂亡居於壘及盤領後有巢氏巢父友許繇樊堅繇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追之父適聞之洗耳於潁豎方飲其牛乃毆而還

利器人之所大欲而予奪者天下之怨府也百金之家不滿於千金一命之士不登於三命繇庶而止有不足者是故聖人乘

理而制天下必有以厭服之然後小大罔敢不壹於正在易之
觀神道設教禮者聖人之神道也五之履顯以中正而觀天下
以中正觀天下故下觀而化之然而上且觀其可樂之生而有
較軫之志是以觀盥而不觀薦孔子曰聖人患禮之不達於下
也故祭帝於郊使下觀而化也觀化之道莫尚於祭祀之禮
爵先盥灌而後薦盥者敬之始也薦者禮之末也然薦備物而
盥無有焉觀盥而不觀薦取虛誠以著信也是以有孚顒若無
哉而人自趨不言而信自諭爵賞刑政有設而不用矣豈復侵
陽之事乎哉吾嘗原易之所以消長者矣一陽上長復二陽上
長坤三陽上長泰四陽上長壯五陽上長夬君子道長之時也
陰上長姤二陰上長遁三陰上長否四陰上長觀五陰上長剝

小人勢長之時也五陽之卦皆述君子始遁否剝各戒小人而
觀之豈有不言焉觀八月之卦也而臨卦其前方臨之時剛浸
而長而先戒之曰八月有凶是戒禍於微而防患於未然也瓜
瓠弱物也非藉物引蔓則不能上也杞包於瓜漸引上也乾
中姤長而五乃包瓜戒其進也進之不戒得亡喪乎自九二喪
而遁始無臣九五喪而剝始無君初繫金柅則何進之足憂金
堅物也柅制動者也故曰利用於堅制之防戒之至計也方陽
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復也以一而有餘此盛衰之勢也故
善用物者不使極盛不極則衰不生衰不極則盛不成自陽之
不繼而後復生之陰之不繼而後姤生之姤之卦也一陰遇妃
故初六曰龍化于蛇或替于窪茲孽之禾象不可與長也所謂

一人如女尚可以去者改明之以女焉復之卦也一陽反始故
初七曰龍潛于神復以存神淵兮無畛操兮無垠象可與致用
也連山復反始際變靜以待定是以明王至日閉闕不可以有
爲也君子之道始於復而成於泰泰而臨臨而復則能見天地
之心矣泰而不復則荐之大壯乃決之以五陽之夫以反接乎
六陽之乾又不能決則極而無繼繼極而無繼則小人出焉故
受之以姤小人之勢始於姤而成於否自是而退則反乎姤而
入乎坤之順自是而進則至于觀而利賓于王此觀之六三所
以未失道者以觀我生而進退也且姤與遁否小人道長而莫
之止者也非不之止也有其利而無其利勢不能反也至觀之
時小人盛矣而其位足以制之中正足以臨之又觀我生以

神教是以下自觀而化之苟觀又莫之能止則進而至于剥矣
剥極而無繼則君子生焉故受之以復戲檀農炎檀黃湯放桀
武王伐紂時也故上七曰數窮致剥而終象曰致剥而終亦不
知變也夫小人之爲剥豈惟易之憂哉始乎下而卒乎上始乎
外而卒乎內未有不然而也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中亂之生也無窮而
此剥之所以起也詩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亂之生也無窮而
剥之進也不已則上未有能安其宅者也詩云溥斯害矣職况
斯弘不灾我躬其斯之謂歟惡戲明王先戒於姤初甯主猶忘
於剥廬方萌於用而致戒焉或者謂早計也一日切近灾矣泰
早乎聖人之於易胡爲而小人之詳邪小人無樽者也其所以
加乎爾者特必隙無已矣苟動而中正不顯其符俾而隙之可

公則天下之吝其庶矣非觀之神道設教以中正觀天下疇克
爾夫有觀之位而不知變又不能順巽中正以觀焉以至于剥
者其惟有巢氏乎豈惟有巢氏乎

朱襄氏

有巢氏沒數閔世而朱襄氏立於是多風群陰閔曷諸陽不成百
物散解而果蕞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盛夏而疔疔乃令士達作
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令曰來陰都于朱故號曰朱襄氏
後有朱襄氏

樂者陰陽之和也聖人者協陰陽之聲制其器以宣其和而已
琴瑟者樂之本和者也琴統陽瑟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是
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

所以別於王也瑟惟陰也故朱襄氏五絃之瑟而群陰來琴惟
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云云陰陽之應各從其類是以
伯牙鼓琴而馬仰秣瓠巴鼓瑟而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
類應也楊泉曰琴欲高張瑟欲下絳每數不踰琴以佐陽也陽主
生故其情喜陰主殺故其情悲陰陽并毗則寒暑不成而四時
忒矣此帝女之鼓瑟所以動陰聲而然不能克也故樂惟不可
苟作也先王以術調鬲以鬲調樂樂和而王燭調美詩云琴瑟
在御莫不靜好此古之君子無政之所以不徹歟

陰康氏

陰康氏之時水墮不流江不行其原陰窳而易閔人既鬱於內膝
理滯者而多重腿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制為之舞教人引舞以

利道之是謂大舞治于華原堇浮肺山之陰後有陰氏露氏陰氏無懷氏

無懷氏帝太昊之先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過而不悔當而不榆當世之人甘其食樂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意恙不見於色堅白不刑於心而漸毒不萌於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鷄犬之音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令之曰無懷氏之民世用本平鳳凰降龜龍閣風雨節而寒暑時於是陞中泰山以宗天禪云云以復墜仍石昭示而天下益趣於文矣後有懷氏無懷氏

贊 惟彼無懷以德安形人甘其食而重其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
彘犬相聞龜龍以格登代降云勒堅昭示孰曰無懷聿臻文辭
孰謂王通之不知禮乎通之言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

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封禪之禮且其非古哉其所以非古者費也封禪帝王之盛禮也歷五帝三王而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我愛其禮也昔孔子之論述六藝傳也略言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昭姓攷瑞者七十有餘君矣而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 太史公亦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符瑞見而不陞中于泰山者也故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商受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于泰山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治者惟成王成王之封禪蓋近之矣禋柴之禮存于大宗伯告祭柴望播于時邁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則成王褒神之對見矣惡得謂之非古邪且屈說者尚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圻此封

禪之禮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封禪之事也謂之無經見
刑昔舜類于上帝而又物載之狩柴燔岱宗封禪之禮莫此爲
盛矣謂始皇孝武之後刑彼以侈心用之非封禪之非也刑用
之矣矣谷陶用之而仁軼湯用之而慘豈刑罪邪季氏旅於泰
山子曰嗚呼曾是泰山不如林放乎猶曰泰山必不散於季氏
也旅封禪之細也三家之僭乎公室也仲尼非少乎泰山也齊
小白既伯會諸侯于葵丘因謀封禪管仲曰古之封禪七十有
二家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戲氏封泰
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氏封泰山禪云云黃帝
氏封泰山禪亭亭高陽氏封泰山禪云云高辛氏封泰山禪云
云唐虞氏封泰山禪云云虞舜氏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

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
禪公曰寡人東救徐存魯蔡陵南伐楚逾方城一戰率服者三
十有一國北伐山戎過孤竹荆於支破屠何西拘秦葛涉鳴沙
收西虜方舟投柎而浮于泐束馬句車越大行逾辟耳之溪南
伐悍柯嶮不庾至邵陵陞熊山而望江漢允合諸侯一康天下
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仲乃設以辭曰古之封禪部上之黍此
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油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
之魚西海致比翅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今鳳
凰不來而鷓鴣集比至嘉穀不生而藜藿茂庶神不格守龜不兆
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公乃止夫桓公以敬仲之言而遂安冉
有不能救而季氏卒僭曰救云者爲其有顛溺也司馬相如非

惟不能救而又以將死之言道之故曰敬仲加於人一等矣惡
戲無諸侯不得行巡狩有天下可以為封禪巡狩之事豈不可
行邪秦漢而下勢不可行也古禮之名存者惟封禪矣忍去之
乎方漢家之為封禪太史公自以不得從事其間發憤而卒子
遷返使適遭河洛把腕啜清直以不得從行為命誠以希闊之
不可幸也鄉使始皇能下車請罪而不至下刑棄灰卑宮室而
不至上象天極孝武能茅茨不剪而不至木不呈材舞于羽而
不至於瀆武窮邊立謗木而不至誅者捕死躬躬舜之行蹈顓
臯之為使天下之人引手加額忻然願世以為君然後備菹
糝飭蒲車躡凌兢而封禪乎天地不亦美哉世無管敬仲弗能
救其用之以侈心非封禪之非也

